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四十九回 想中緣文素臣再朝天子 情中景謝紅豆二謁金門

太玄看了壁上之詩，笑道：「飛者吾知其為鳥，走者吾知其為獸；至於龍，則乘雲氣，薄玄冥，夭矯變化，茫茫無間，孰從而知之？莊子雲：『瞽者無與於文章之觀，聾者無與於鐘鼓之音。』正此詩之謂也。」素臣笑道：「狂者以不狂為狂，醉者以不醉為醉；老丈味於順正之義，安知此詩之旨哉？」太玄正色道：「吾道包乎天地，囿乎群生，爾師孔子，尚驚歎為猶龍，適周而師事。先生何人，得加非議？」素臣正色道：「莊周誕謾，《家語》荒蕪；漆園自序，本托陳人為寓言；王肅傳訛，復經廣謀之竄削；其事不經，其言可笑；故箕子、顏淵，俱入《易贊》；史魚、蘧瑗，咸載《論語》；《左傳》流涕於子產，《檀弓》嘉歎於季札；豈猶龍之師，而不一及乎？棄聖賢當世之書，而信後人淫之說，古今同病；宜老丈之耳食，而不計識者之齒冷也！」太玄道：「先天之學，希夷授於康節；太極之妙，希夷授於濂溪；兩圖不備門拱壁，皆出自道家；此近世之事，信而可徵也，豈亦阿會乎？」素臣道：「希夷本五代遺賢，隱居避亂，靜以養身，動以知變；朱之謂其未能如聖人之無可無不可，蓋以逸民目之。觀其對真宗之言，崇實黜虛，且自謂不知有神仙黃白之事；則非方外士明矣，安得指為道家？即以圖論：康節之皇極經世，較李之才之著述，固大不同矣。《太極圖》，為周子所作，則更有墓志可考。兩圖授受源流，朱子皆以為附會；即果如世俗訛傳，亦與孔子之學禮於老聃，學琴於師襄等耳！天子失官，守在四夷，抑並不足辯也！」太玄大笑道：「希夷乃吾教中地行之仙，怎說是隱居賢士？且請問先生，白日飛升之事，有乎，無乎？煉形屍解之事，有乎，無乎？延年不老之事，有乎，無乎？書符注之事，有乎，無乎，燒丹採戰之事，有乎，無乎？少所見者多所怪，吾道之旋轉乾坤，挽回氣化，固非俗儒之所知也！」素臣道：「老莊之學，與聖賢背馳者，只緣誤認道德二字，不求於仁義之中，而索之杳冥之地，此所以終於昏默，而無誠明之實境也！然白日飛升，煉形屍解等事，則猶其所羞言；後世歧邪之術，從而附之，說日以誕而趨日以下，老莊聞之，亦必笑為妄議，訾為邪說也！夫白日飛升之說，於黃帝；孔子刪書，斷自唐、虞，堯、舜以前無傳焉；其傳者，齊東野人之語耳！至後世所云，吹竽嶺之笙，則子晉之幼慧而早夭，可徵也；乘簫史之鳳，則穆公之愛女而厚葬，可考也；淮南之雞犬皆仙，則劉安之結客而賈夷滅之禍，可驗也；凡言升飛者，靡不類此，其必無也明矣！至若煉形屍解之事，則間或有之；得地之陽氣者，其屍蛻；得地之陰氣者，其屍凝；得地之死氣者，其屍僵；得地之剽氣者，其屍厲。蟬羽之蛻也，其屍解耶？鬆魄之結也，其煉形耶？是即僵屍早魁之屬，特其受氣有不同耳！明，更若延年不老，則運氣調息，絕欲屏嗜之功，理有可通，數逢其適，長年者有之；然必散節氣，必散者形，卒無不同歸於盡者！其餘書符注，則始於五斗米教，當時群識其奸，後世乃傳其說；此固術士所為，強附於老莊之徒，而實老莊之所不齒也！其法或驗或不驗，如『祝由』之治病，邪術之禁刑，奇幻詭，變無常態，而伎有必窮。至燒丹採戰之事，則道家且斥為邪教矣，又安足掛吾儒齒頰乎？老莊為道教之祖，其男女飲食，未與人殊；至後世乃有出家之事，殄其宗祀，滅其子孫，而求一身之壽，悲矣！無論變化之道，斷無息而不消之理；即幸獲長年，而割子孫千萬之蕃衍，以延一身數百歲子立之光陰，亦得不償失耳！將以我為鼠肝乎？以我為蟲臂乎？大冶鑄而輒思一躍，是其智更出莊周下矣！豈不哀哉！」太玄憮然道：「短於視者，見近而不見遠；迷於心者，信事而不信理。即此地之祠呂翁，可明仙家妙用；昔日之盧生，即今日之先生也；真人當日苦口化道，而盧生沉淪苦海，苦悶聞知，直至黃梁夢醒，方跳出火坑，從真人學道，至今位列仙班。先生之迷，正在夢中耳，然至夢醒，悔將無及！豈必得呂翁仙枕，俟黃梁飯熟，乃得醒耶？」素臣大笑道：「盧生之事，乃小說家捏造，供人一噱者；如嫦娥竊藥，織女渡河，荒誕不經，世共傳說耳。邪夫妖女，心有所慕，而不能遂其欲，或遂其欲而不得暢其情；往往托於神仙，以寓其事，如劉、阮之於天台二女，裴航之於雲英，張碩之於杜蘭香，羊權之於萼綠華，不一而足；陳思以甄後為洛妃，特其較著者耳。青天白日，老丈何作此夢囈耶？」太玄沉吟道：「先生之病，已入膏肓，非口舌所能解！呂翁、盧生，仙蹤不遠；某當挾以俱來，看先生那時畢竟是夢？是醒？」因拉著成之出去。素臣暗笑道：「遁辭知其所窮，此翁不復來矣！」因回至房中，假寐而待，待了一會，不覺困倦起來，遂朦朧睡去。正是：

不將蓬島迷真性，且向華胥覓黑甜。

素臣睡中，忽聽叩門聲急，忙開出去，只見幾個差役，押著奚囊在外。素臣驚問道：「你原來仍在此處，這差人又押著你做甚？」差役道：「文爺不認得小人麼？東宮爺奏了朝廷，欽召文爺，累小人們訪得好苦！車子現在外面，快請上車！」素臣細看，方認得是前番護送的兩個衛士。當被簇擁出來，果然有一輛車兒，素臣上車，車夫連加幾鞭，如飛而行，懊悔沒與成之作別。不幾日，到了京中，長卿、日月等俱來接風。懷恩聞信亦至，素臣叩問欽召之故。懷恩道：「東宮爺朝夕保薦，又虧那女神童在宮極口稱頌，皇爺回心轉意，復還了趙老先的原官，欽召先生，就要大用哩！素臣不勝感激。次日朝見，天顏大悅，降旨補授監察御史。素臣謝恩出來，又赴東宮叩謝，慶賀者紛紛而至。當日到過衙門，回來思量：我以樗櫟庸才，蒙皇上天恩，赦其狂愚，授以言職，當思盡忠報國；現在切膚之災，莫如國師繼曉，法王札實堅參，司禮監靳直，若因驚弓之故，畏葸不言，如臣職何？因在燈下修本，明日五更實封進呈。午後，倒下旨意：將札實堅參，革去法王，發回本國；繼曉革去國師，還俗為民；靳直謫看孝陵；靳仁及黨桐、馮時，俱削職編戍；趙芮、連世，各奪三官；以素臣敢言，升授僉都御史。素臣拜受詔旨，忙忙的入朝謝恩，到任公座，諸事已畢，修書一封，打發奚囊回家，迎接水夫人及家眷進京。因囑咐道：「如不在吳江，可速往江西豐城未老爺家中迎接，並素娥姐接來，不得有誤！」奚囊領命，同著兩個新收的長隨，連夜出京去了。

素臣躊躇國事，必須薦賢共理，復草本，將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首公、敬亭、心真、雙人等，一齊列名保舉。又一本，專薦觀水。並劾安吉妒賢嫉能，宜予罷退。此時天子信任素臣，勵精圖治，御筆批准，把安吉削職閒住；起復觀水，升授國子監祭酒；以元首公為國子博士，景敬亭為國子助教，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雙人，俱待詔翰林。素臣又思：靳直黨羽，佈滿天下，若不剷除，終為後患！因又上一本，參劾景王；薦林士豪、匡無外、景日京、劉虎臣為四路招討使；並請赦東阿賊首奚奇、葉豪，盤山賊首尹雄，各率所部，分派招討麾下，帶罪立功。奉旨：俱照所請，著所在官司，催迫上道，赴留都謝恩任事。即敕南京兵部衙門，每路撥京軍一萬，聽其調遣。又恐本兵不諳機宜，將素臣升授兵部左侍郎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以便指授方略。將景王降為奉恩將軍；長史吳鳳元革職回籍。此時素臣正在得君，真個知無不言，言無不聽；旬月之內，把在京在外貪官污吏，參劾殆盡；老成耆宿，山林隱逸之士，均徵聘入朝。一時朝野風氣翕然，真覺太平有象，景運聿新！正是：

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；

欲善而民善，一變可至道。

素臣朝罷無事，每常想起：朝政現在肅清，經筵日講，已薦正齋、長卿充任，又有何如、成之等輪班入直，必能啟沃君心，裨益聖聽；國子為育賢之地，既有五叔司其成，復有首公、敬亭助其教，人才自日盛一日；有長卿為詹事，與懷恩內外交贊，東宮聖學日進；有林士豪等為四路招討，斬賊黨羽自平；只差一件，是《原道》一篇文字，尚未發揮。奚囊到家，接了家眷進京，與古心朝夕承歡，可娛萱蔗境；田氏、素娥，一妻一妾，必能和協，可修琴瑟之好；只差一件，是璇姑生死未卜，日夜未免縈心。如此躊躇，已非一日。

一日，朝罷回家，見府門前轎馬喧闐，人夫絡繹，長班跪稟，家眷已到。素臣大喜，忙下轎趨入內廳，遠遠望見水夫人坐在上面，古心夫妻，田氏、素娥，領著文虛夫婦，紫函、冰、秋香諸婢，環侍於旁，心頭如小鹿兒廝撞一般，突突的跳個不往。趕上幾步，跪在地下，抱住水夫人兩膝，喜得鼻涕眼淚，一齊都滾出來，叩頭不已。水夫人扯起，以手摸素臣之面。道：「我兒，莫非是夢裡相逢嗎？」素臣道：「母親，不是夢，孩兒回想從前之事，真如做夢一般，至今日方才夢醒了也！」素臣起，拜見古心夫婦，與田氏對拜過；素娥紅著臉兒，低低叫一聲老爺，拜將下去，素臣含笑而受；兩姪拜見後，只見一個奶娘抱著一個眉清目秀的

孩子，跪將下去。水夫人道：「這是你的背生兒子。」素臣喜道：「果然生了兒子嗎？」俟奶娘拜畢，接過來，抱在懷中，摩其頭面。水夫人道：「你身上穿著朝服，不要污了。」素臣慌忙遞與奶娘。家人婢女正待上前叩見，外面報將進來，有東路招討劉爺差家將投揭，送小夫人在外。素臣驚喜：「莫非是璇姑？」接揭看清，正是劉虎臣稟說在洋尋著妹子，送進進來。忙稟知太夫人，太夫人吩咐抬轎進來，叫素娥接進，拜見太夫人，各人見禮過，排起家宴，合家歡飲。素臣是夜宿在太夫人房中，備訴從前之事，講至三鼓，尚未及半，候水夫人落口，方沉沉睡去。過了幾日，太夫人吩咐回房安寢。是夜，夫妻二人，也差不多講了三更天的話。

一日，太夫人擇了吉期，與璇姑及素娥完姻，滿朝文武俱來賀喜。素臣是日入朝，皇上正得捷音，四路招討已將斬賊黨羽蕩平，百官奏賀。散朝，有旨獨宣素臣及謝紅豆於中極殿賜宴，敕閣臣入陪。素臣趨進殿門，只見幾個女官，簇擁著一個小小娃娃，從西殿門冉冉而入，齊上金階，雙雙俯伏。皇帝宣至榻前，東西排列錦墩，賜坐賜茶，溫言慰勞道：「薦賢者受上賞，今日海宇寧謐，皆卿文白薦賢之功；而薦文白之賢者，又卿紅豆之功。」一面著閣臣擬旨褒封；一面令內侍取花紅表裡，金玉明珠賞賚。素臣細看紅豆，越看越熟，卻再想不起，曾於何處廝會？紅豆亦注視素臣，有似曾相識之意。不一時，撞起金鐘，敲起玉磬，香煙繚繞，笙管齊鳴，內侍排上宴來，素臣、紅豆，起身山呼、把盞，君臣歡飲。閣臣朗宣旨道：

縣君朱紅豆，兵部左侍郎文白，薦賢為國，有功社稷，各賜白璧一雙，黃金千兩，明珠二顆，彩緞子表裡，朱紅豆冊授郡王，文白升授兵部尚書，充經筵日講官，應得封蔭，照例給予。其四路招討林士豪等及從徵將士，俱交部從優議敘。欽此。

素臣、紅豆九叩謝恩。宴畢，皇帝命內侍捧過玉杯，滿酌葡萄酒，御手親賜兩人三杯御酒。各簪金花，披著大紅金彩，撤御前金蓮燭，導送歸第。素臣回家，把所賜珠玉陳設，率田夫人望闕拜受，款待內侍，送出門去。梁公、成之等一班親友，及朝臣中相知之人，俱紛紛而至，來送素臣花燭。是日，大吹大擂，款宴親朋。內廳請出太夫人、素臣率同璇姑、素娥叩拜後，與田夫人上立受禮，合家見禮已畢，送出諸親朋。素臣向太夫人房中視寢過了，到田夫人房中，解帶寬衣，便欲就寢。田夫人笑道：「新郎不入洞房，毋乃矯情耶？」素臣正色道：「此乃正禮，卿無相笑也！」田夫人道：「聖人制禮，不遠人情；為治者當使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相公今日，當自近者始矣。」吩咐丫鬟掌燈，親送至璇姑房中，說過明晚，妾身再送相公至二妹房中去也。說罷，喜孜孜扣上房門而去。

素臣自此以後入朝，則參贊軍機，砥礪聖學；出朝則下氣怡色，孝養高堂；兄弟式好，妻孥和協，享盡天倫樂事。轉盼數年，連舉四子。甌卜入相，獨掌朝綱。古心登第，已入翰林。東方旭已升洗馬。鸞吹事太夫人如母，視田氏如嫂，與璇姑、素娥，如同胞姊妹一般相好，時常相聚。觀水、何如及言志諸人，俱登顯要。洪長卿轉了賓客。趙日月、廉介存、袁正齋輩，俱至九卿。任信也行取進京，做了監察御史。素臣不忘前約，將湘靈小姐之詩，選了百十餘首，加點成集，親作序文，梓行於世。士豪、無外、日京、虎臣，俱升總兵。奚奇等分隸四鎮。防守要地，執掌兵權。連紅須、鐵丐，及豐城江中所見使拳之人，俱先後提撥，做到副參游守之職。文有安邦，武能定國，烽煙俱息，天下太平。素臣一生心事，強半已遂，只有汰除僧道一事，尚未舉行。這日，獨坐書房，再四躊躇，機不可失，事在必行。因在燈下，修成本章，至五更入朝面奏。皇帝狐疑不決，素臣宛轉開導，娓娓千言，剴切詳明，聖意始動，發交廷臣公議。內閣九卿，大半俱以三教並行，由來已久，未敢遽議汰除。素臣侃侃而爭，凡七上章疏，待命閣子，鬚髮俱白，方得挽回聖意，如奏准行，頒下詔旨，先行曉諭。素臣朝夕在閣中，與同志諸人商酌汰除條款、善後事宜。不料，這詔頒至江西龍虎山，真人張元孟馳驛進京，伏闕上疏，特糾素臣為迂儒誤國。天子為其所惑，召元孟進朝，與素臣當殿折辯。素臣據理直爭，元孟辭屈，俯伏於地，痛哭流涕道：「文白強辭奪理，臣以口拙，不能與爭；但文白言神仙俱屬子虛烏有，則實為欺罔聖聽！今臣請於御前游神金闕，告請老祖天師，於雲端顯示法象；如不蒙顯示，甘就斧鉞！倘臣言不謬，亦祈皇上赫然震怒，治文白欺君罔上之罪！」天子失驚道：「卿果能使卿祖現象耶？」元孟垂淚道：「臣祖在天之靈，臣原不敢妄請垂示；但此時聖旨煌煌，幽明共凜，道教之存亡，實係於此；不特臣祖怒自狂言，不惜示象，即列祖諸仙，恐亦不嫌褻瀆也！」皇帝道：「卿如能致列祖諸仙，共現法象，則文白妄言之罪，自無可辯；但恐卿不能耳！」元孟得旨，即在金階之上，步罡踏鬥；須臾，拜伏於地，游神而去。有一個時辰光景，才醒轉來，奏道：「臣祖已轉奏老君，會八洞神仙，普天神將，俱現雲端；請聖上龍目一觀，便知虛實！」皇帝大驚，急下御座，步至金階，鵠立未久，但見：

祥雲覆鬱，瑞靄蔥籠；白鶴青鸞，對舞紅雲而下；蒼虬紫鳳，雙騰碧落之間。老子乘牛，兩道白眉長覆嘴；天師跨虎，一堆赤發短披肩。漢鍾離引領八洞神仙，飄飄欲墮；王天君部署五方揭諦，奕奕如生。西池阿母駕班龍，迷離雲雨；南極老人騎白鹿，抖擻梅花。雷公與電母施威，響震山河光射鬥；海鬼捧龍王朝聖，波搖霄漢勢浮天。

皇帝嚇得汗流浹背，俯伏於地。滿朝臣子及女官、內監、禁軍、門校、俱爬在地下，磕頭如搗。素臣不勝氣忿，目直視，鬚髮倒豎。元孟奏道：「皇上崇道敬神，文白誕慢無狀，君拜於前，臣立於後，亦大不敬也！乞下吏議，以肅朝綱！」皇帝叩拜時，諸仙神像漸漸升舉，彷彿天門開處，仙童仙女，各執朱麾玉幢，接進去了。皇帝進殿，親宣御旨，收回成命，不復汰除僧道。於文華殿建醮九日，即令張元孟主壇，答謝天地。文白非聖無法，欺君不道，本應正法；姑念宣力有年，著令跪壇九日，皈依道教，免死為民。元孟急奏：「皇上若赦文白，恐乾列祖諸仙之怒，於聖躬國運。俱有未便！」素臣奏辯：「張元孟以幻術欺罔聖明，罪在不赦，皇上勿似所愚！臣寧死誓不跪壇，以辱儒行，不敢奉詔！」皇帝大怒道：「有何幻術，可以欺朕？現在列祖諸仙，森列羅布，爾猶作此狂言，真所謂獲罪於天，不可濇矣！」於是重複宣旨，將素臣押出午門，立時處斬。當下素臣兩叔觀水、何如，好友洪長卿、趙日月，糾集了梁公、成之、敬亭、心真、雙人，及廉介存、袁正齋、任信、東方旭一班在朝京職，連名上疏保救。愈觸聖怒，目為朋黨，降旨一概削職，即日驅逐出京。田夫人率領璇姑、素娥，花綁銜刀，赴午門上書，情願代死。有旨，俱流戍廣南。古心擊登聞鼓上陳，立時拿交刑部。文虛、奚囊，趕入懷恩外宅，痛哭求救。懷恩轉求太子，飛馬入宮。恰值女神童謝紅豆正在御前陳救，太子忙跪下去，一同伸辯。皇帝大發雷霆，將東宮廢為庶人，安置別宮；紅豆革去國姓，與田夫人等一併流戍廣南。素臣至此，一無生路，引領西市，靜候典刑。監斬官趙芮如飛而來，素臣往北謝恩，復望南拜別太夫人，天性所發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劊子手跪在地下，連磕數頭，說一聲：「小的們伏侍太師爺，歸神去也！」正待開刀，卻被五城居民，扶老攜幼，匍匐而至者，數十萬人，國子生徒，京營軍士，俱來哭祭，把劊子手隔在兩旁。太夫人坐一乘小轎，前來訣別；素臣跪在膝前，痛哭失聲。太夫人正色道：「吾兒何作此狀？豈所學未固，猶貪生畏死耶？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；正吾兒今日之謂也！有子如此，吾願足矣！汝含笑入地，勿以我為念！」素臣涕泣受命。

當駕官奉旨催促，太夫人含淚上轎。趙芮喝令趕開眾人，只見兩匹劣馬，潑風也似的趕來，大叫：「監斬官刀下留人！」趙芮看時，卻是總督京營戎政匡無外，營中都督景日京二人，跳下馬來，向趙芮拱手道：「弟等正在教場操演，聞信趕來，望老先生緩刑片刻，容弟等入朝保救。」趙芮冷笑道：「東宮尚且被廢，何況公等！」喝令劊子手：「快與我斬訖報來！」日京大吼一聲，把趙芮劈胸扭住道：「你這奸臣，敢如此作威作福，且吃我一拳！」掄起鐵椎般的拳頭劈面打去。無外飛起一腿，早把劊子手中拿的一柄鬼頭刀踢落於地。當駕官大怒道：「你們都是大臣，不知法度，輒敢劫奪法場，當得何罪！」喝令護衛官軍，一哄上前，把二人拿住，候旨發落。趙芮掙扎起來，放炮行刑。只聽得轟天一聲炮響，劊子手一刀向素臣頸中剝過，如冷水向心窩中直淋下來，那頭便滾落，頸中一股熱氣，望上直衝，骨都都的冒出鮮血，心裡便如幾萬支箭，攢射將來，辣痛非常！正是：

心從長樂宮中死，魂向華胥國裡來。

總評：

此回辟老子粗枝大葉，不及後五十七回入細；所謂中人以下，不可語上也。然即此鑿鑿，已令談玄者無所置喙。

此回文法，妙絕古今。總論已詳，讀者細意揣摩，其妙自見，茲不復論；論其打疊之輕便，亦文中之豪也。四十六回所演之事，所見之人，欲於此一回中收拾淨盡，豈不費手？作者偏有力量鉤連，打疊至再至三，絕技驚人，真百歲翁所未睹！

如進京後連上四本，所劾所薦，將四十六回以前人事打疊一遍；朝罷無事，每常想起，複虛虛打疊一遍；迨家眷已到，璇姑適來，與紅豆同插金花，撒燭送歸。則四十六回之人事無不收拾，特少原道一萬文字矣；七上章疏，可准行於是，無一欠缺，打疊盡情；復因押出午門，歷敘保救，請代申辯，打奪諸人，復將四十六回中人物盡數打疊一遍；並及哭祭之軍民生徒，則並四十六回不著一名一姓亦無不打疊。放之則一百五十二回，而其勢方隆隆未已；斂之則止此一回，而盤旋往復至再至三。其機且滾滾不窮。其殆文中之鬼神歟？或問：湘靈已入金屋，紅豆後亦同牢，何以獨置此兩人於眷屬之外？余曰：此非格透狐道者不能。狐道有他，心通一術。凡世道人心所無不能通。如心所本無，即通不去。太玄之幻法，即此術也。素臣與紅豆，雖曾似相識，而方寸中無一毫姻眷之想；湘靈亦於贈詩時，即正色而談以卻其意，但求全集以討劄劄，亦無一毫婚姻之想也。故太玄之術，只通於素臣，心之到而不能通其心之所不到。至雲湘靈已入金屋，則素臣固無由而知；不知則不到；故太玄亦無由而通之。水夫人摸天臣之面，道：「我兒，莫非夢裡相逢嗎？」素臣雲：「母親，不是夢，孩兒回想從前之事，真如做夢一般，至今日方才夢醒了也！」此段神理，總屬化機，覺莊子蕉鹿之夢猶落痕跡。